



接近耳顺之年的松江线路车间副主任蒋钱明一直保持着这样的工作习惯——现场测量亲自上手，所有数据必须测量3遍以上。

图为4月23日，蒋钱明在沪昆线查看线路高低、平顺度。

沈东平 摄

大海捞针

本报记者 蒋蕊

上午9时，84岁的余梦伦像往常一样，走出家门，穿过马路，走进位于北京市丰台区南大红门路一号院的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在这里，他已经工作了60年。

这位满头银发的老人是我国著名的航天飞行力学、火箭弹道设计专家，他几乎参与了我国所有运载火箭的弹道方案设计工作，做的都是“破冰船”的工作。他也是余梦伦班组第五任组长，终身名誉班组长。

余梦伦班组成立于1966年，创始人是我国第一代火炮、弹道专家方俊奎。班组先后在高/低弹道设计、地球同步转移轨道设计、双向高空风补偿、多头分导弹道设计、探月轨道设计等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

回首一个甲子的航天生涯，余梦伦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坦言：“干了一辈子航天，我最喜欢的还是在班组一门心思设计弹道。”

余梦伦被叫作平民院士，他当过最大的“官”就是组长。他还是“一线院士”，直到今天仍每天上班，还在做计算、搞编程。“每次我们找他讨论某个具体问题，他一定会亲手算一遍，才会跟你谈。这对我们是个很大的督促，如果自己没想清楚就去找他讨论，他肯定会让你指出一大堆漏洞。”余梦伦组现任组长马英说。

组员朱冬阁也觉得特别受益于余老师的启发式教学。“他不是那种事无巨细一步一步告诉你怎么做怎么做的，他会给你指引一个方向，然后让你自己去摸索，去推导去理解，做完之后再根据你的体会去跟他探讨。”

更让朱冬阁钦佩的，是余老师直到今天还特别关注火箭前沿技术的发展。“国外同行在这方面有什么新的进展，他有时了解得比我们还多。他反过来会问我们，某个方面新技术研究你们有没有做，有没有新的见解。”

余老师的无私传承令班组的每一个人都受益良多。“弹道设计专业从无到有最难的那一段，很多开拓型的工作都是余老师做的。做完以后，他把相关的成果全部交给后面的人。而且，他不是简单把资料打包给你，而是手把手地教你。”马英由衷地说，班组今天取得的各种各样的成果，相当一部分都是余老师那一辈人奠定的基础。比如，余梦伦40年前在高空风修正方面获得过突破性的研究，如今以此为基础，班组的年轻人借助更先进的技术手段完成了更精细化的研究。

作为一个团队，班组不是一两个人特别强就可以了，得每个强，才能整体强。“我们是互相尊重、团结互助的一个班组。”84岁的余梦伦院士说，在工作分配上，彼此谦让是班组的一个传统。他最难忘的是，1960年刚大学毕业分到班组，就被派去执行我国自主研发的第一枚导弹1059的发射任务。“当时两个组长自己没去，把我这个新人推到前面去执行这个光荣的任务。”

“尊重”也是朱冬阁21年前初到班组时最深切的感受。那时候大家会围着块小黑板，进行特别激烈的讨论。因为火箭设计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事先把可能涉及的方方面面的因素都尽量考虑到。“即便你是新人，即便你的想法很幼稚、很不成熟，他们仍然会很重视。”她说，那种平等交流的学术氛围，那种充满热情和干劲的氛围，至今回想起来都会觉得“热血沸腾”。

科研型班组和生产型班组不一样，搭建一个知识共享平台是实现班组目标的重要一环。余梦伦班组有书库，有考核员工用的题库，还有帮助新员工进入工作状态的培训资料库，大家的研究成果在组内都是开放的，因此平台本身的内容也在不断更新。“大家分头各自做研究，然后比比谁的更好，最后优选的结果让大家共享，在此基础上做更进一步的研究，大家都有提高。”余梦伦说。

“一门心思”设计弹道的余梦伦在1979年被评为全国劳模。在漫长的岁月里，劳模精神一直在他身上熠熠生辉，也在班组薪火相传。

“上一段的终点，也就是下一段的起点。”正用心培养“苗子”的蒋钱明说。

看这“劳模”范儿 学他学他学他

有些人，用一门心思地不懈努力，诠释着劳模称号的含义。他们身上的劳模品格，是爱岗敬业、争创一流，是艰苦奋斗、勇于创新。

有些人，用日常工作的点点滴滴，成为工友心目中的“劳模”。他们身上的“劳模气质”，是兢兢业业、勇挑重担，是刻苦钻研、甘于奉献。

一个劳模就是一面旗帜。那些努力干好本职并赢得劳模称号的人，值得钦佩。那些被工友们叫作“劳模”的人，也值得赞许。时代需要更多的劳模，需要更多地弘扬劳模精神。

劳动光荣，劳模可敬。

——编者

余梦伦1979年被评为全国劳模。在漫长的岁月里，劳模精神一直在他身上熠熠生辉

一门心思

本报记者 蒋蕊

上午9时，84岁的余梦伦像往常一样，走出家门，穿过马路，走进位于北京市丰台区南大红门路一号院的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在这里，他已经工作了60年。

这位满头银发的老人是我国著名的航天飞行力学、火箭弹道设计专家，他几乎参与了我国所有运载火箭的弹道方案设计工作，做的都是“破冰船”的工作。他也是余梦伦班组第五任组长，终身名誉班组长。

余梦伦班组成立于1966年，创始人是我国第一代火炮、弹道专家方俊奎。班组先后在高/低弹道设计、地球同步转移轨道设计、双向高空风补偿、多头分导弹道设计、探月轨道设计等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

回首一个甲子的航天生涯，余梦伦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坦言：“干了一辈子航天，我最喜欢的还是在班组一门心思设计弹道。”

余梦伦被叫作平民院士，他当过最大的“官”就是组长。他还是“一线院士”，直到今天仍每天上班，还在做计算、搞编程。“每次我们找他讨论某个具体问题，他一定会亲手算一遍，才会跟你谈。这对我们是个很大的督促，如果自己没想清楚就去找他讨论，他肯定会让你指出一大堆漏洞。”余梦伦组现任组长马英说。

组员朱冬阁也觉得特别受益于余老师的启发式教学。“他不是那种事无巨细一步一步告诉你怎么做怎么做的，他会给你指引一个方向，然后让你自己去摸索，去推导去理解，做完之后再根据你的体会去跟他探讨。”

更让朱冬阁钦佩的，是余老师直到今天还特别关注火箭前沿技术的发展。“国外同行在这方面有什么新的进展，他有时了解得比我们还多。他反过来会问我们，某个方面新技术研究你们有没有做，有没有新的见解。”

余老师的无私传承令班组的每一个人都受益良多。“弹道设计专业从无到有最难的那一段，很多开拓型的工作都是余老师做的。做完以后，他把相关的成果全部交给后面的人。而且，他不是简单把资料打包给你，而是手把手地教你。”马英由衷地说，班组今天取得的各种各样的成果，相当一部分都是余老师那一辈人奠定的基础。比如，余梦伦40年前在高空风修正方面获得过突破性的研究，如今以此为基础，班组的年轻人借助更先进的技术手段完成了更精细化的研究。

作为一个团队，班组不是一两个人特别强就可以了，得每个强，才能整体强。“我们是互相尊重、团结互助的一个班组。”84岁的余梦伦院士说，在工作分配上，彼此谦让是班组的一个传统。他最难忘的是，1960年刚大学毕业分到班组，就被派去执行我国自主研发的第一枚导弹1059的发射任务。“当时两个组长自己没去，把我这个新人推到前面去执行这个光荣的任务。”

“尊重”也是朱冬阁21年前初到班组时最深切的感受。那时候大家会围着块小黑板，进行特别激烈的讨论。因为火箭设计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事先把可能涉及的方方面面的因素都尽量考虑到。“即便你是新人，即便你的想法很幼稚、很不成熟，他们仍然会很重视。”她说，那种平等交流的学术氛围，那种充满热情和干劲的氛围，至今回想起来都会觉得“热血沸腾”。

科研型班组和生产型班组不一样，搭建一个知识共享平台是实现班组目标的重要一环。余梦伦班组有书库，有考核员工用的题库，还有帮助新员工进入工作状态的培训资料库，大家的研究成果在组内都是开放的，因此平台本身的内容也在不断更新。“大家分头各自做研究，然后比比谁的更好，最后优选的结果让大家共享，在此基础上做更进一步的研究，大家都有提高。”余梦伦说。

“一门心思”设计弹道的余梦伦在1979年被评为全国劳模。在漫长的岁月里，劳模精神一直在他身上熠熠生辉，也在班组薪火相传。

“上一段的终点，也就是下一段的起点。”正用心培养“苗子”的蒋钱明说。

当劳模遇见劳模

丁玉萍 郑全国 胡强

“这几天小心脏有60岁的感觉，总是急速不稳，坐过山车一样的感觉。”4月20日，西北油田采油二厂采油管理一区生产运行班班长吴登亮在朋友圈发了一条配有截图的微信。

这一消息，让邻厂采油一厂“毛谦明劳模创新工作室”掌门人毛谦明感到意外，他第一时间拿起手机：“登亮，什么情况？”

“没事，毛哥，现在好多了。我到实训基地看看，真得感谢哥提的好建议呢！”吴登亮站在刚刚扩建改造完工的采油二厂实训基地抽油机前，看着减速箱上新增加的遮阳棚，想着夏天可以避免员工暴晒的情景，心里充满了对毛谦明的敬重和感谢。

他俩有着相同的“标签”——劳模。

毛谦明，全国劳模，中石化集团公司技能大师，西北油田采油工首席技师。

吴登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劳动模范，中石化集团公司青年岗位能手，西北油田分公司技术能手。

当劳模遇到劳模，总有聊不完的话。

毛谦明沉稳、厚道、随和，吴登亮活泼、性急、较真。两个性格迥异的人成为兄弟，还得从3年前举办的第六届西北油田分公司技能大赛说起。

这一届技能比武在采油一厂举办，分为采油工、集输工和油品分析工3个工种。毛谦明既是大赛的巡视员也是裁判，吴登亮是采油工种裁判。

在采油工实操竞赛中，采油一厂一位选手的工具无意中轻微触碰到了电机电缆。执裁过程中，因意见不统一，毛谦明和吴登亮发生了激烈争辩。

毛谦明认为可以忽略，不属于扣分项。吴登亮觉得不能触碰，如果电缆老化就有触电风险，必须扣分。

经过一番唇枪舌剑的激烈交锋，仲裁小组最后采纳了吴登亮的扣分意见。

没想到，当天晚上毛谦明拨通了吴登亮的电话：“是我错了。技能比武的目的就是加强基本功训练，严格竞赛标准应该提倡。你是对的。”

“毛大师，你别和我一般见识，我就是性子急、一根筋。对不起啊，当时也没给你留面子。”吴登亮压根没想到毛谦明会如此大度和谦虚，反而不好意思起来。

真应了不打不相识那句话，两位劳模的相遇相知，此后不断擦出火花。

由毛谦明提议、吴登亮附议的“关于加强职工实训基地建设”的提案被评为油田分公司优质提案，项目经采纳后正在实施中。

针对采油二厂单井加热炉自控水平低、燃烧效率低、能耗高的问题，两位劳模联手攻关，对加热炉自控系统进行升级改造。去年下半年实施后，节约人工成本、车油成本95%。

他们把困扰开发生产的“疑难杂症”当作共同研究攻关的课题，进行头脑风暴，优势互补，联合完成了抽油杆悬挂器改造等一个个技术创新。

班组有个“劳师傅”

姜化明 王维亮

在中国石化胜利油田东辛采油厂营二管理区，大家见到信息化运维班班长姜小兵都会亲切地叫一声“劳模”。大家都觉得，他的样子就是劳模的样子。

1994年9月，姜小兵从胜利石油开发技校毕业，进了东辛的门，就成了石油人，维修班苦过，采油班忙过，注水班熬过……一路摸爬滚打，从这个班组到另一个班组，他的“劳模”故事流传开来。

2004年隆冬的一个深夜，营2-8号站抽油管线突然穿孔，油气水混合着往外刺。当班的姜小兵二话不说，一手抄起卡子，一手提上工具，顺着碗口粗的管线，摸索着靠近穿孔位置。穿孔位置在侧上方，站在管线上使不上劲，他便骑坐在管线上，一手压着一手紧固螺丝。卡子周边刺出的油水喷到他的头上、脸上，而他尽量侧着身子一点点地紧固着螺丝……穿孔止住了，姜小兵却成了“油葫芦”。身边工友一边给他擦拭，一边心疼地说：“劳模，真是劳模！”

2017年始，胜利油田大力推进信息化建设，采油班的井用“鼠标”巡检了，注水班的调控远程操控了，维修班也实现专业化了，姜小兵所在管理区的470口油井也实现了信息化全覆盖。

姜小兵开始钻研信息技术。设备厂家过来处理故障，他边观察边请教，其它时间也总在琢磨各种相关问题。很快，他就熟练掌握了RTU软件使用、无线网桥故障、各种电表的软件调试和故障处理等技能。去年底，他又转到了信息运维班班长的岗位。

1月8号，营26斜23井组4口井信息传输中断，他带着网桥、系上安全带，爬上履带式抽油机顶端，一点一点调试，一个基站一个基站对接，一蹲就是80多分钟，终于对接到信号发射的基站，保证了整个井组数据的传输。当姜小兵下到地面，由于长时间高空作业，竟一下子瘫软到地上。工友说，那一刻，坐在地上的是小兵，竖起的是高大的劳模形象！

“劳模”到底哪儿都是劳模范儿，对于难题从不绕道。

3月7日是周末，一阵电话铃声把姜小兵从难得的午休中叫醒。“小兵，你得到单位来一趟，营451平2井不出图，看看怎么办！”这口井日产原油8.5吨，是口重点井，换机投产后测不出出图。他很快赶到井场，在抽油机上爬上爬下调试，又是测、又是量，几番捣鼓，实时功图恢复了正常。

姜小兵能干、会干，还带着工友们往巧里干，先后针对现场问题研制出多项创新成果，10项成果获国家实用新型专利，年创效200余万元。“这‘劳模’是实干出来的！”说起姜小兵，工友们都竖大拇指！

前段时间，邻站青工王利来到运维班，拉住一位师傅说要找班长。师傅随口答道：“劳模，在值班室呢！”王利一脸疑惑，是劳动模范，还是姓“劳”呢？突然间，他想起《笑傲江湖》里有个劳德诺，见到姜小兵就喊：“劳师傅，我们站想请你帮个忙！”一下子闹了个大笑话。

“劳师傅”多劳多得。如今姜小兵已成长为高级技师，并被聘为厂里的首席技师，光创新成果就有了43项……“劳模”的故事仍在继续。



“蜘蛛侠”

4月26日，在河北唐山曹妃甸，中国石油冀东油田电网春季检修正在进行中，电力检修工像蜘蛛侠一样在线塔上争分夺秒地忙碌着。

图为两名工人正在线杆上加装占位器。 杨军 张猛 摄